

马长虹作品集

卧龙生 校

神剑魔影

诸葛青云题



神 劍 魔 影

(上)

〔美〕 司马长虹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目 录

- 第 一 回 万里跋涉 雪地挥泪斩良驹
神剑重现 霹雳震惊飞天龙…………… (1)
- 第 二 回 夜探阁楼 玉麒麟苦练绝功
神乞夜临 乾坤掌连伤二雄…………… (36)
- 第 三 回 一段孽缘 红粉花魔获佳人
初斗秦安 谭岚父子双出马…………… (63)
- 第 四 回 花魔再世 仇复掌毙双刀将
轻制群雄 谭家几遭灭门祸…………… (94)
- 第 五 回 旧情难忘 花魔夜传回旋掌
初试绝艺 谭薇智退老怪物…………… (120)
- 第 六 回 逆旅结义 谭蕙巧戏黑蝙蝠
力兴突围 二女奋战活阎罗…………… (143)
- 第 七 回 酒楼讹食 黑蝙蝠略施小计
怒惩飞贼 梁上燕含恨窃剑…………… (164)
- 第 八 回 探寻失剑 铁罗汉寿辰获宝
比武招亲 卢小玉轻败群雄…………… (180)
- 第 九 回 夜探山庄 活阎罗夤夜寻蚌
三女盗剑 巧施调虎离山计…………… (201)
- 第 十 回 群雄会聚 强中更有强中手
谭蕙比武 卢小玉情有所钟…………… (216)

第十一回	昆仑闻讯	四剑困战铁罗汉	
	缘木求鱼	笑面佛强掳娇女	(239)
第十二回	鱼目混珠	谭蕙连夜造假剑	
	作茧自缚	彭天海贪色断舌	(267)
第十三回	神剑复失	铁罗汉亲自出马	
	醋海兴波	假凤骗得痴心凰	(298)
第十四回	劫后余生	二女结伴赴天山	
	农家借宿	无意巧悉窃剑人	(327)
第十五回	元宵佳节	娇女古塔痛失身	
	两情缱绻	疑定春国梦里人	(351)
第十六回	天山归来	得灵丹起死回生	
	再涉江湖	娇女痴恋负心人	(380)
第十七回	神威大地	怪客巨宅突现身	
	棋逢对手	铁臂醉客遇二魔	(409)
第十八回	群雄纷至	江都城草木皆兵	
	丐帮争雄	神乞大闹青竹帮	(441)
第十九回	星月交辉	神偷夜探黄龙会	
	小玉失踪	群雄聚会关帝庙	(469)
第二十回	索剑索徒	昆仑鹤夜会焦娇	
	藏文秘诀	玄机却在神剑中	(500)
第二十一回	紧锣密鼓	仇复夜讨霹雳剑	
	安排妙计	天魔女智斗老怪	(528)
第二十二回	骨肉情深	铁罗汉夜闯黄龙	
	神偷神智	诱战女魔援四众	(560)
第二十三回	鹬蚌相争	得利却是打鱼人	
	谈中毒计	仇复惨遇飞来祸	(585)

第二十四回	龙虎相争	二怪深谷生死斗	
	古刹逼供	谭蕙冒险救仇复……………	(604)
第二十五回	谭蕙认父	无奈回生已乏术	
	悬岩追踪	到头来人剑俱亡……………	(623)

第一回

万里跋涉 雪地挥泪新良驹
神剑重现 霹雳震惊飞天龙

大巴山为四川北岭支脉，横走南界，长江，汉水之间。高地势，入冬即为积雪所封，普通商旅皆舍此道不行。盖大巴山峰峦起伏，危崖绝壁，纵横连绵，重峰叠起，直入云霄，四季云雾缭绕不散，尤其入冬以后，山道均为积雪封住，时有雪崩发生。故一般商旅入川，由中原来者，多取道水路，溯长江逆流而上，或由云南贵州入境。但从四川东面取道入川者，却是一条捷径：由咸阳渡江至斗门，过秦渡，绕经南五合，转东江口，到石泉，过紫阳、瓦房店、高滩子，大巴山即横在眼前，越过大巴山，即是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

然而，一般人虽明知这是一条入川捷径，谁又敢在此天寒地冻的季节，贸然尝试，甘冒酷寒与雪崩之险，拿生命当儿戏呢？

春节前夕，凛冽的寒风，夹着缤纷的雪花飞舞，天色已逐渐暗了下来，四野在落日的余辉下反照成一片白茫茫的世界，仿佛天地混沌不分。

就在这样酷寒的天气里，大巴山崎岖的山道中，出现一匹棕黑色骏马，驮着个身披黑色大斗篷的单身人，冒着风雪和奇寒，像是身有急事，不顾一切地催马赶路。

那马上的人把头部紧缩在斗篷的大翻领里，只露出小部分的脸，那张苍白而干枯的脸，没有丝毫血色，像是已被冻僵，更没有些微的表情，如果不是他那重浊的呼吸，在寒冷的气流里吐喷出阵阵的烟雾，乍看上去，直如一尊泥塑木雕的偶像一般。他乏力地伏在马背上，凭着那精深的内功抵御寒冷。但他显然是在患着病，所谓英雄好汉独怕病来磨，他既身负重病，更加心情悒郁，自关外赶到川境，昼夜马不停蹄，经过数千里的长途辛劳跋涉，纵然是钢铁铸打的身躯，也会支持不住的，何况气候又是这般恶劣。尤其是他跨下的那匹坐骑，饶它是有名的关东良驹，也受不了大寒的天气。

那匹良驹倒是颇通人性，它好似懂得主人此刻的心意，恨不得放开四蹄，像在原野上那样奔驰一番。深入山区，傍晚以后的风雪更猛，山道狭窄而崎岖，前途一望无际，盈积着尺许厚的积雪，马蹄陷入雪堆里，行走异常艰难，足程自然缓慢下来。马上的人显得十分焦灼，霍地提起手里的缰索，重重抽在马臀上。那马突然吃痛，长嘶一声，便要放开四蹄奔跑，可是马蹄深陷在积雪中，提起来已然吃力，哪里还能任它像在平原上那样奔驰如意，刚纵跃了几步，终于连人带马一齐摔倒在雪地上。

他赶快从马腹下抽出被压着的腿，撑身起来，焦灼地端详他的坐骑，它倒在雪地上，显得极端痛楚，急促而沉重地喘息着，发出刺耳的哀鸣，显然已无力挣扎起来。

它的主人见状，可着了慌，急忙趋身上前，想要扶起它来，在往常，慢说是几百斤重的一匹马，根本不放在眼里，即或是数倍的重量，在他看来也轻如鸿毛，不足一谈。可是他现在却是力不从心，怎么也不能帮助它站立起来。

天色更晚了，风雪也随着黑夜的来临而狂啸起来。他不禁心急如焚，却又徒叹奈何，眼看已经来到大巴山，麒麟镇就在不远的山麓下，而他却被困在风雪交加的深山中，那匹追随他多年的心爱坐骑，此刻已奄奄一息，生命在绝望的边缘做最后挣扎。

他猛然思道：“我不能为了守候这匹将死的马，而耽搁在这里，这样不到天明，我也会被冻僵的。”于是，他稍一犹豫，便拿定主意，霍地从大斗篷里抽出一柄寒光逼人的长剑，凄然对那马叹道：

“你跟随我这么多年，想不到落得今天这般结局，我本不忍心对你下手。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只有这样才能超脱你，使你少受一些痛苦！”

言毕，一咬牙关，对准那马的心脏就是一剑，那马的呻吟立止，直直地瞪着它那对哀怨的眼睛，死了。

他颓丧地深啜了一下，压抑住内心的沉痛与歉疚，黯然将剑插回剑鞘，匆匆用双手把附近的积雪覆盖在马的尸体上，算是它的坟墓。

然后，他向刚完成的坟墓眷恋地投下最后一瞥，毅然迈步向前走去。

夜愈来愈深沉，风雪也愈来愈大，深山里处处均为积雪所掩盖，白茫茫一片，使人分辨不出哪里才是道路。

他纵然一身绝世武功，在这里也感到毫无用处。踉踉跄跄一步步摸索着往前走，偶尔被埋在积雪下的乱石绊倒，好半天才能挣扎起来。他在雪地上跌坐，运起功夫，让周身血脉畅通一下，然后，仍然继续往前摸索。

他自己知道，如果不在天明前走出山区，他必然会活生生地冻僵。所以，虽然他明知自己的体力已经渐感不支，前面的山路愈来愈崎岖，他却不能停止下来。那是一种人类求生的本能驱使着他，而更大的一股力量却是，一个等待了多年的、强烈的复仇的火焰在心胸中燃烧，使他的生命意念坚强起来，凭着最大的忍耐和信心，他勉强支持着，跟寒冷与风雪搏斗。

如此过了两个更次，他跌倒了数次，一次比一次沉重，一次比一次使他感到挣扎起来更困难。而这段仅仅十来里的山路，竟像是永远走不尽似的。最后，他终于整个身躯摔倒在雪地上，不能动弹。他使出最后一点余力，企图挣扎起来，可是他竟连坐起身的力气都没有了，他不禁惶恐而惊惧起来。

心想：“我就这样完了吗？命运未免太过残酷，我虽并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但在我就要亲眼看到，二十年前对我残下毒手的仇人，让他得到应得的报复的时候，我的心愿尚没有实现，就在这里无声无息、白白地把性命断送，那岂不是命运太会作弄人了吗……”

他愈是发急，愈是胡思乱想，同时还得运功抵御寒冷的侵袭，然而，惊骇到自己的体温已然在下降，逐渐地，身体开

始不断地颤抖。他下意识地感到一种极端的恐惧，那是个可怕的意念，他已经接近死亡的边缘了！

在恐惧与绝望中，他突然惨嘶一声，宛如夜枭，余音戛然凝结在寒流中，没有传播开去，而他已昏厥了……

不知经过了多少时候，他悠悠苏醒，意识到自己并未死去，微微睁开眼睛，竟然发现自己睡在一间简陋小房的床铺上，身上盖着一床满是补丁的大棉被，床旁生了一盆炭火，使室内充满温暖。

一个满脸慈祥的老妇人坐在床前，正用汤匙把滚热的姜汤往他嘴里慢慢地灌。此时一见他醒转，立刻面露喜色，忙不迭向守候在屋里的丈夫和儿子呼道：

“好了，好了，他醒过来啦！”

她儿子坐着没有动，似乎在想什么，她丈夫却闻言立即趋身过来探视。同时嘱咐道：

“让他多喝点热姜汤，先暖和一下。”

床上的人刚想挣扎起来，可是四肢软弱无力，竟然动弹不得，于是只好用低弱而嘶哑的声音向老者发问道：

“请教这是什么地方？在下怎么在这里？莫非是老丈救了在下？”

老者笑道：“你还是安心躺着，不要多耗精神，听我慢慢告诉你吧。这里是大巴山下的赵家村，我叫赵老实，不过大家称呼惯了，都叫我赵老爹，这是我的婆姨（妻子），那是我的儿子长生，今天一清早，我们爷儿俩赶早上山打柴，发现你在山里冻僵了，还好，胸口还有点热气，我们爷儿俩一商量，救人要紧，就没去打柴，先把你救了回来，这会儿已经快晌午了，你昏迷了已有大半天啦！”

他闻言才知道这条命多亏人家救活，忙感激道：

“多谢老丈救了我这条命，真不知该怎样谢你。”

赵老爹慨然笑道：“这是什么话，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不过，我看你也不像是本地人，怎么会在大除夕夜，被冻僵在山里？”

他看出对方的疑心，暗忖这也难怪，犹疑了一下道：

“在下是从外省特地赶来，要往麒麟镇找人的，为了贪图近便，冒险走的山路，不想坐骑在半途死了，风雪太猛，路又不熟，因此……”

赵老爹哦了一声，问道：“请教你贵姓，到麒麟镇要找什么人？”

他答道：“在下姓仇，单名叫复，不知道麒麟镖局的老镖主，玉麒麟谭岚，是否仍然健在？”

赵老爹立即显出惊讶的神色道：“哦，原来你要找的是谭老爷。”

仇复看出赵老爹听说玉麒麟谭岚，立刻肃然起敬的神情，暗忖好个玉麒麟谭岚，二十年前威望仍然不减，内心油然而生一种嫉妒和不屑的感觉。不过他那毫无表情的脸，永远也不会让人看出他的喜怒哀乐。

他抑制住自己激动的情绪，答道：

“是的，在下要找的正是玉麒麟谭岚。”

赵长生一直默坐在一旁，这时喊了声：“爹！”向他一递眼色，赵老爹立即就会意，跟出房外。

走出房，赵长生低声向赵老爹道：

“我看这个人的来路，实在有点不明。”

赵老爹道：“人家是来找谭老爷的呀。”

赵长生双眉一扬道：“就因为他一开口就指名是来找谭老爷的，所以我才敢说他来路不明。这里谁不知道，就是外边也该有个风闻，谭老爷已有十年足不出户，不过问外间任何事情，别说外人，就是连他自己的儿子，飞天龙谭俊谭大爷，未得他的召唤，也别想见一面，这个人却说明要找谭老爷的，这不是明明叫人生疑心吗？再说，谭大爷早些天吩咐过，要我们这几天特别留意有什么陌生人，所以我说，咱们不要救人救出了麻烦，那才糟糕哩！”

赵老爹颌首道：“经你这一说，我倒是给提醒了，可是现在人是我们救的，又在我们家里，你说我们该怎么办，难道不成再把他送回山里去？”

赵长生道：“那样做法，自然不通情理，我看不如立刻把这事情禀知谭大爷，由他做主发落，免得将来万一有事，我们承担不起。”

赵老爹忙不迭道：“对，对，就是这个主意，你这就赶紧去！”

父子二人商量定了，赵长生立即匆匆赶赴麒麟镇去。

麒麟镇位在万源与口城之间，距赵家村不过三五里，镇虽不甚大，周围占地不过数里，但他的畸形繁盛却是远胜于附近各大县镇，直到近年，它才渐渐不如昔日盛况。

麒麟镇当初并不是这个地名，大约在三十年前，独霸川东的玉麒麟谭岚在此创设镖局，取名麒麟镖局，在它创局不久，远近的大户和官家均慕名前来重金礼聘。不分水路、陆路，玉麒麟谭岚极少亲自出马，有时只派出一两位武艺平常的二三流镖师，在镖车上插上一面锦绣的麒麟镖旗，绿林和黑道上的朋友就敬而远之，没有谁敢轻捋虎须的，麒麟镇就

因为玉麒麟谭岚而名闻遐迩。

可是，十年前的春天，正是麒麟镖局生意兴隆，声誉蒸蒸日上之际，官府托保的十万两粮饷，在经过四川夔州府外三十里的莽牛坡，竟遇着个不信邪的两兄弟，赛旋风章龙和赤眼豹章虎，邀集数十亡命之徒，非但将镖银全数劫走，尚将镖师毁了，一行护镖的十余人，仅只逃出一个机警的伙计，他见势头不对，一马冲出重围，连夜赶返镖局，向玉麒麟谭岚痛陈经过。玉麒麟谭岚闻讯，气得暴跳三丈，怒不可息，一面先以重金安抚镖师及伙计遗属，一面向官府保证限期追回全数镖银。安置妥当，即亲率手下得力镖师数人，兼程赶往莽牛坡，向章氏二雄追讨镖银。

章氏兄弟既敢明目张胆硬夺麒麟镖局的镖，必有所恃，原来他们依仗师门川西神乞的名头，狐假虎威，向来也没有买过谁的账，当着玉麒麟和同来的镖师，一言不合，立即交起手来。

当时玉麒麟谭岚年岁已近六旬，章氏二雄正直壮年，自恃艺出名师，哪把玉麒麟这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儿放在眼里。但玉麒麟谭岚的万儿能够在江湖上叫得响，吃得开，也决非徒有虚名，手里一柄沉重的厚背鱼尾金刀和九口百发百中的独门暗器追魂飞叉，能够正面跟他交手过招的还真不多。

章氏二雄却是血气方刚，又且出道不久，哪知利害，也是命当如此，两人合力围攻玉麒麟谭岚，交手不满十招，立即分出强弱高低，两兄弟虽则武艺不凡，怎奈面对强敌，见势不妙，一使暗号，分头夺路就走。

玉麒麟谭岚盛怒方炽，那容得了你脱身，一声狂啸，赶前举刀一招“开天劈地”，刀锋过处，赛旋风章龙斗大的脑袋

已劈为两片。赤眼豹章虎身法较快，原已逃出数丈，惊闻胞兄一声惨叫，手足情深，略一迟疑，即被玉麒麟谭岚以“八步赶蝉”轻功追上，相距丈许，玉麒麟谭岚一招“追魂夺魄”，左手扬处，“追魂飞叉”如电光疾射而出，但闻一声惨呼，两兄弟须臾间遭了同一命运。叉身直没赤眼豹章虎的背后，仅留下不及三寸的叉柄，足见这一叉的威力惊人！

玉麒麟谭岚如期追回镖银，名声大噪，但却因此惹出了无端的风波，激怒一位秉性怪僻的强手，几乎断送一世英名，那是后话，书中自有交待。

当时江湖上有所谓：“一道，二怪，三杰，四魔”雄居四方，称霸武林。一道是隐居天山的长眉道仙，道号松龄上人，他年近百岁高龄，武功医道均盖世无双，然对世事无争，常年隐居天山古峰，度其余年。二怪是江南神偷莫忌吾，川西神乞常索。前者轻功雄视武林，内外武功均达上乘，惟生性放荡无羁，素抱游戏人间态度。后者却是个孤僻成性的老怪物，武功独创一格，谁也摸不清他的路数和师承派别。三杰中包括了玉麒麟谭岚，另二杰则是他拜把的弟兄，一个是神弹子李煌，一个是鸳鸯双刀文广庆，他们在四川鼎足而立，各据一方，一遇事故，互相呼应，故一般人均不敢招惹。四魔均为黑道上人物，第一个武功最强的是红粉花魔秦安，第二个是称霸苗疆的独眼神魔陈隆，第三个是专吃水上饭的混水魔王陶陵，第四个是出家人，法号虚无大师，人称通臂弥陀。

前言表过不提，单说这号称二怪之一的川西神乞常索，得悉两个爱徒丧命于玉麒麟谭岚手下，岂肯就此甘休，立即赶赴麒麟镇，找玉麒麟当面论理。

当时两人均为江湖上炙手可灼的响亮人物，自然谁也不甘示弱，不过劲敌相对，彼此都怀着戒心，不敢轻视对方，交手之前，双方言明，高手过招，点到为止。倘若川西神乞输了，他马上径回川西，十年内决不涉足江湖，章氏兄弟的命也算是白搭了。但玉麒麟如果输了一招半式，他必须就此结束镖业，并为章氏兄弟设奠，亲披重孝，以超慰亡灵。

两下约定后，立即各展生平绝学，展开一场惊天动地的决斗。

玉麒麟谭岚上手就施展出他仗以成名的“麒麟二十四绝招”独创刀法，一柄厚背鱼尾金刀，舞得虎虎生风，自恃臂力过人，贯注真力，连连抢攻。

川西神乞常索强敌当前，哪敢忽视，遂拿出他的看家本领，一百单八式“乾坤棒法”，一根纯钢十三节铁竹棒，点，刺，拨，扎，专攻对方致命重点。

双方各展所长，杀得昏天暗地，日月无光，开始彼此都以快攻快。从清晨直战至深夜，又从深夜战至天明，一昼一夜下来，二人滴水不沾，不禁累得精疲力竭，气喘如牛，招式自然逐渐缓慢下来，最后竟至每一过招，双方都全力以赴，硬碰硬打，完全采取同归于尽的斗法，几乎全无招式，而是较量彼此的真力，看谁的功力深，能够持久，或将对方的兵刃砸脱手。

天明以后，双方仍然半斤八两，难分轩轻。

玉麒麟谭岚眼见展尽毕生所学，也赢不得对方一招半式，骤然心念一动，暗忖道：“事先并未声明不许使用暗器，我何不以飞叉取胜。”想到这里，突然卖个破绽，纵出圈外，川西神乞一时不察对方诡计，飞身扑进，玉麒麟谭岚见计已

售，并不转身迎敌，倏的左手向后反扬，“飞燕分水”两柄追魂飞叉分左右向追敌袭到。好个川西神乞，不愧身为一派宗师，事出仓促，竟能临危不乱，手里十三节纯钢铁竹棒左右一晃，已将两柄飞叉拨开，身形却未停住，棒头直点玉麒麟“期门穴”。

玉麒麟谭岚赖以成名的追魂飞叉，向来百发百中，此刻双叉出手，竟被对方轻易拨落，不禁恼羞成怒，方待探手怀中另取飞叉攻敌，猛觉川西神乞的棒头已然攻到，忙提真气，斜里纵出丈余，才堪堪避过这一险招，可是已惊出一身冷汗。

川西神乞收住身形。怒目而视，不屑地冷笑道：

“好个名震川东的玉麒麟谭岚，连点江湖规律都不遵守，比武过招，讲的是真才实学，堂堂武林一流高手，竟连招呼都不打，就施放暗箭伤人，真不愧为飞叉圣手，我那两个徒儿，大概就是这样丧命的吧。也罢，我常某人今天也算开了眼界，领教过了你的飞叉，还有什么绝招，一并施出来吧！”

这番冷讽热骂，差得玉麒麟无地自容，脸色由红转白，变成铁青，冷森森地怪笑一声，并不答话，突然手一扬，“三元及地”三柄追魂飞叉分上中下三部位同时袭到。

川西神乞口头虽然瞧不起玉麒麟的飞叉，心里却不敢稍存轻视，赶紧抱元守一，凝神以待，只见他手持铁竹棒中端，待三柄飞叉飞到，突然手腕上沉，铁竹棒笔直地横向飞叉砸去，不偏不斜，不差分毫，三柄追魂飞叉受此一击，全都丢了准头，偏向一边，从他身侧而过，落在地上。

玉麒麟谭岚眼见飞叉又未伤及敌人分毫，情急起来，不

等对方缓气，另三柄扣在手指间的飞叉又以“品”字形向川西神乞攻到。这回可更绝了，川西神乞站立原处不动，双足猛踢，一双破旧的布鞋迎着“品”字下面两柄飞叉疾射而去，飞叉与布鞋经此一击，同时中途碰落，单剩“品”字上面那柄飞叉，如流星向川西神乞击到。但见他右手一抄，飞叉已然抄入手中，手腕一抖，以牙还牙，飞叉反向玉麒麟攻去。玉麒麟谭岚想不到川西神乞能有这手绝招，赶紧看准飞叉来势，以为稳可依样葫芦，将飞叉抄住，岂知飞叉来势过猛，抄是抄住了，却几乎脱手，这一惊非同小可，当堂怔住。

川西神乞却发话了，他满脸不屑之色，鄙夷道：

“玉麒麟的追魂飞叉原来如此，真是闻名不如目睹，现在就请你地下剩的两柄破叉一齐来吧！”

玉麒麟心知今天遇到了克星，一世英名将就此断送，但练武的人把名头看得比生命还重，哪甘就此认输，略一犹豫，方待孤注一掷，把手里的飞叉发出，忽闻川西神乞一声怪叫，那根铁竹棒竟应声掉落在地上，随即从墙头翻身下来一个劲装黑面的彪形汉子。来人正是江湖人称神弹子的李焯，他闻讯连夜赶来助阵，当川西神乞全神与玉麒麟过招时，他已经赶至，只因当时双方胜负未分，他不便出面，一直隐身在墙头的树后观战，直至川西神乞连破八柄追魂飞叉，玉麒麟谭岚已面临下风，倘不出手，胜负局面已定。因此，他才乘川西神乞不备之际，突然犯难，连发三粒神弹子，击中川西神乞右臂，使他冷不防吃了记暗亏。

玉麒麟谭岚虽明知义弟此举有欠光明，但却解了围，于是精神突振，哪肯放过良机，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喊声：“接着！”手里两柄飞叉分先后电射而出。